

源于故乡的民间礼赞

□胡光翔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竹河人，品读完张睿的《岁月长歌》之后感动不已，我仿佛又回到了遥远而可爱的故乡。《岁月长歌》荟萃思想者的深刻睿智和诗人的审美慧眼，带领读者来到大竹河的山水之间，倾听飘荡在作者故乡的民间赞歌。

在不少人心中，月是故乡明了，月是故乡圆了，月是故乡甜了，然而，乡音不改的张睿却以一种逆流而上的审美态度和重拾传统的文化定力，把视野重新投入到故乡大竹河，出乎其外而又入乎其内。在他眼中，大竹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非围城般的物理障碍与精神困境，大竹河的人与事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并不会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竹河的一切皆充满了伟大的民间生命力。这样的文化视角既是为了精神重塑与文化寻根，也试图以故乡为典型来探讨千年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并思索哲学上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福克纳曾经说：“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不完它。我只要化虚为实，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福克纳关于故乡的这番话，正好为张睿的思想作注脚。

《岁月长歌》分为《大竹河流韵》和《墨舞流年》两卷。一方面描绘了大竹河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叙述了作者特殊的个人经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

文化品位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张睿举重若轻地旁征博引，使全书汇集着大量有关大竹河风土人情的资料。《话说任河与大竹河》为我们讲述了大竹河的历史渊源，《川陝重镇——小武汉》再现大竹河昔日千帆竞发的盛景与辉煌的成就，《船工号子与巴山背二哥》歌咏大竹河民间震撼人心的生命旋律，《颠覆味蕾记忆的“大竹河豆腐”中特殊的制作过程反映了大竹河人舍不废精脍不厌细的乐观人生态度，就连大竹河红豆腐也会让人乡愁不断，《千里商贾云集，只为茶》解读大竹河茶叶为何能够得到总理点赞并走出国门，《红33军在大竹河》的星星之火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大竹河人知道《历史不能忘怀英雄》，《惹人相思的救命洋芋》令人在垂涎欲滴时忆苦思甜，《锁钥终解，蜀道何难》赞美大竹河人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智慧战胜蜀道之难，《彩虹逐千古遗恨，桥连万里征程》中的一座座桥在历史的风雨中连接着大竹河的去、现在与未来，《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别有一番滋味地介绍了大竹河的美食和名厨，《老校长，活历史》《退伍军人的藏书奇迹》《王三春的轶闻趣事》和《行仗仗义的民间人士》颂扬任河岸边平凡人的伟大，以典型人物之美辉映大竹河这片典型环境，《幽默风趣的大竹河方言》整理的丰富方言是一串生动的大竹河语言文化密码，《从南瓜花到电力天路》演奏一曲山乡巨变的时代乐章，用油灯下模糊遥远的记忆反衬当今大竹河灯火通明的现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那些大竹河民间礼节的背后是礼仪之邦的传统，“车车灯”“板凳锣鼓”和“三尺钱棍”等大竹河民间艺术瑰宝，在《古镇的饱经沧桑与浴血奋战》的背景下愈发珍贵。

诗性美是本书的又一特征。张睿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调遣，没有机械乏味的摘抄，也没有自以为是的炫耀。例如在《时光褶皱里的区委小院》中，张睿大量引用关于区委小院建筑的资料，重点介绍庙主宫，概括性的叙述为下文提供广阔的历史人文背景，随后再具体化描绘祖父遗孀、父亲历险、自己的童年趣事等，客观资料与主观体验如盐溶于水般的有机契合，从而避免陈述资料的枯燥与描绘个人天地的琐碎，让文章独具诗意。再如，张睿在《心驻灯火光明处》中写自己读书教书的经历，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写成一地鸡毛式的个人道怀之作。他的开篇犹如散文的诗化和诗化的散文，提纲挈领而诗意浓厚。在“记忆的褶皱”“与旧时光对饮的一盏清茶”“校园是时光的琥珀，将青涩与成熟层层凝固”“我们既是河流中的卵石”等一系列精心锻造的意象铺排渲染之后，他再用不施脂粉的言将旧事娓娓道来，前后语言形成巨大艺术张力，充满诗意。本书的其他文章中也经常闪现诗一般的语言，让厚重的文本飘逸着清风徐来的诗意。

张睿写出《岁月长歌》是一种必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深沉热烈的乡土情结和笔耕不辍的文学追求，注定了他要完成这项文化使命。

张睿幼年饱经饥饿、贫穷，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始终坚持读书练字。古典文学中“困于逆乱，国破家亡”“欲将血泪寄山河”那样的诗句让他刻骨铭心，黑白分明的纸上一个个方正正的汉字塑造他的品格。他学业有成后拿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毅然回到故乡的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像大竹河那些宁折不弯的竹子一样“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凭东西南北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以后，宦海沉浮的他见证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依然初心不改。从乡镇教师到县城公务员，再到省厅干部，无论职务如何升迁，他一直认为故乡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家园。从大竹河到万源，再到成都，无论居所怎样改变，他始终觉得“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要为故乡写出一部《岁月长歌》。

为了写好本书，张睿夙兴夜寐，手不释卷，上下求索，案牍劳形之余对资料进行搜集、论证、比较、裁剪等。他非常注重聆听他人意见并加以判断梳理，最后为我所用。文章写成后反复修改，直至满意。每次看到他把手资料装进行李箱奔波在故乡时，我总想起提着一箱书在延安街头找灵感的路遥。路遥写的是—部陕北高原缩影中国城乡的《平凡的世界》，张睿写的是一个四川农村的“平凡的世界”。

读罢此书，我相信读者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因为君自故乡来，能解其中味。

向深爱的土地致敬

——读《槐乡偶书》

□方兰

当我看到这本书时，眼前一亮。套用一句广告词：“看一眼就知道是我想要的。”这是作者周中罡先生新出版的《槐乡偶书》，也可以叫回乡偶书，笔触深入乡村的角落落落，人事物景，鸡鸣狗吠，小中见大，趣味盎然。故事多、字数少，每则仅十几字至数百字。他自乡土来到城市，为事业打拼为财富奋斗，多年以后丰收的他为了圆梦，又选择回到心心念念的乡村，这个村叫高槐，所以这本书就叫作《槐乡偶书》。以一种放养的模式，在他“只食人间烟火”的用心孕育下，呱呱坠地。

浅土色的封面，简洁立体，带着木纹的质感；土褐色的正楷书书名，还有下面那片与封面一色的云，带着3D的触感。内页的赠语书写更带泥土的鲜活，因为字体颜色是用纯天然花草、叶蔬或茶膏等调兑研磨而成。封面如天空干净空灵，飘着丝丝羽翼般洁白的云絮，又像田野，有着泥土的质朴与高贵，让人想搬个小板凳坐在里面，看云卷云舒，嗅花开花落。

费孝通曾说，土地，是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物。是的，泥土是宝贵的，它不语，却生养万物，喂饱万物，包容万物。

日常诗意，人皆可得，世上不缺乏美，缺的往往是能发现美的眼睛。村民天天熟视无睹的各种“俗物”，在作者眼里，却是“天下无废物，只因未遇时，一物有一物

之功用”“村庄大美，蓝天绿地，晨昏皆为美学课堂，有闲纸上空谈兵，莫如举头赏霞光”。在他笔下，蛙鸣竹浪皆是歌，乡村物事皆可舞。无论是天上云地上纹，左村庄右乡邻，花之命随之运，友之况沉之趣，家里家外，远观近看，这片土地上俯仰皆是景，万物均可书。他的五官总动员，外加第六感重心与热爱，组成了这一本奇妙的书。

我喜欢这种小体量的文字，看着不累，读之生趣。周老师用古人笔记体风格说着现代乡村风物，每句话都有棱有角，每个字都言之有物。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字里行间透出的不只是文学功底和哲学思考，更多是让人手不释卷的“耶！还有这个宝藏味”“身边的桃花源，必须安排起”“哈哈，有意思”“这个巴适”等等有料有趣的乡村景致和生活花絮。

他的《闻见》一章中有则“浮世绘”，言：每出筵则若以石击水，有波澜漾起。或会心一笑或掩卷沉思——其实用这段话来形容此书再恰当不过了。只言片语，却字字珠玑，闲笔琐记，却颇具趣味。读着读着总是闲人或莞尔或捧腹或赞叹或共鸣，作者描写的“藏香”“敬神”“浇园”“炒茶”“捡漏”“搭便车”等等，都有强肺之功——因为大笑能强肺。

他的“夜读”过程活灵活现，放眼百

出，极具共鸣和现场即视感！如果有人说自己好像被偷窥了一样，也丝毫不违和。那一刻无声胜有声，懂，就是最棒的语言。他的“煤油鲫鱼”是一代人特有的记忆，让我穿越时空掩卷良久。这味道不好，画面不好，为何还能叫人铭记一生？

他的“大医”让人一颤“与顽疾终身相伴，唯求共存”，真正是一孔之见大道藏焉。我合书沉思，唯有叫绝。人间一趟苦乐参半悲喜轮流转，如果把人生之难比作顽疾，与苦痛共存一道前行，何尝不是常态化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大智慧？

“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王菲歌中的世界有他的槐乡，但槐乡中的世界赠予他的故事更多。那些壁上的水痕，河里漂浮的竹叶，岩缝中冒出的小苗，被冻伤的树叶，被折断的牵牛花开出的花朵，被铁丝陷进体内的树木的反弹，甚至锅里煮着的青椒，等等，我们看它就是它，而在作者笔下，一目见，万象生，它不是它，而是景观，是有生命的他或她。

鲜活，是乡土的Logo，生态背后人的笃定，才是乡村最大的福不是？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这则“录取”故事，简直有划黑板重点的冲动！饭间，周老师借小儿说到高考和命运中转站的话题，看碗中剩下的饭粒对其循循善诱：

每个人都有回望家乡的方式

——读赵航散文集《移动的物象》

□郭发仔

新疆作家赵航的《移动的物象》，是一部展现家乡新疆自然风物、人文真情以及作者眷恋之情的散文集。

作者用“游走的物象”“记忆的繁花”“时光的足音”三个小辑，对家乡新疆的点滴进行述说。这三个部分，如同三帧宏大的画面，完成对家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架构。不过，作者对家乡的体察与感悟，并非泾渭分明。游走的物象，是一个新疆人对家乡的触感，每一个物象都能与家乡映像勾连起来。记忆的繁花是对家乡生活的追溯，有对童年世界的还原，有对成长经历的回味，有对过去生活烟火的咀嚼。但所有的记忆都不是裸露的，而是小心穿插，如繁花点点，共同调配出家乡的原汁原味。书中三个部分相互交融、共同映衬，记忆的繁花里有游走的物象，时光的足音里有璀璨的繁花，而璀璨的繁花则始终在物象和记忆中散发出隽永的幽香。在作者的意识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家乡的事物都是刻在记忆深处的，移动的物象与永恒的记忆，使家乡的观念清晰可感，经久不衰。

与其他写家乡的散文作品不同，作者笔下的家乡是鲜活的，也是细碎的，一条河流、一枝芦苇、一朵顶冰花，哪怕是一只从天山一掠而过的飞鸟，都是家乡跳动的脉搏，都是家乡发出的诗性原音。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使家乡的意象与人的情感发生共振，对灿若繁星的具象之物作了深层的艺术处理。首先，作者赋予这些寻常物象以超越性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承载哲思的符号载体。例如“甘泉水”，不仅是味觉记忆的锚点，还隐喻家乡作为生命本源的滋养力量——“喝一口甘泉水，便从此记忆深种”。将物理性的饮水体验升华为精神性的生命联结。再如，新疆的“雪”被赋予“能聊天”的人格化特质，最终指向“在自然的慈悲中变回一个孩子”的哲学命题，暗合人类对自然本真的回归渴望。这种隐喻化处理，使物象摆脱了表面叙事的功能，成为沟通现实与精神世界的桥梁。其次，作品集打破线性时间的逻辑，采用碎片拼贴与时空跳跃的叙事策略。在《东山之下》中，对甘肃的描写被煤矿、黑白电视、大草滩等看似松散的片段切

割，实则通过情感脉络实现了内在统一。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边缘刻画”，实则是对记忆真实的解构与重组——现实的碎片恰是记忆的原生形态，作者通过打乱时空秩序，还原出记忆的混沌与鲜活。读者在跳跃的场景切换中，也能深刻体验到类似梦境的沉浸感，强化了对自己家乡记忆的朦胧诗意。最后，作品巧妙地运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经验交织融合。例如，描写甘泉水时，将“清甜甘冽的滋味”转化为“味蕾的相思”，味觉记忆与情感记忆形成通感；“新疆的雪是可以聊天的”则将视觉物象赋予听觉、情感维度。这种通感不仅丰富了语言表现力，更构建出立体的审美空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作者的感官世界，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气息与质地。

在语言上，《移动的物象》文字富有节律，简约而不简单，诗意而不矫情，如同一串信手拨弄出的跳动音符。“一只猫，瘦骨嶙峋，软塌塌地摊在青石板路的中间。”书中此类句子很多，写意式的手法 and 断章般的述说，让读者在翕张有度的文字里，与

作者情感的暗河一起涌动。所有的物象聚合起来，就构成了家乡的完整影像。

《移动的物象》不仅是个人记忆的书写，而且是对“家乡”这一永恒文学母题的创新诠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艺术样本。在当前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个体与故土的联结渐行渐远，而赵航的文字恰如一道精神纽带，重新编织起人与土地、过去与未来的情感脉络。刘亮程在本书的“序”中写道：“往往是那些细小的家乡之物，承载了我们对自己家乡所有的思念，比如家乡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餐食。”此言几乎叩响了《移动的物象》的灵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回望家乡的特殊方式，而作者赵航，就用点画般的细腻笔触和艺术化的架构方式，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深情回望。这种将个人化的乡愁升华为人类集体情感共鸣的创作，不仅唤醒了读者对自身文化根脉的珍视，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家乡的眷恋始终是人类对抗存在之虚无、构建生命意义的重要力量，而文学正是守护这份精神家园最温柔且坚韧的方式。

万物有生命——这样的教育榜样和认知从娃娃抓起，简直不要太多。

文中说得好：“儿童之未来乃乡村之未来。”这是一本好书，这是一座走在当下的时尚村庄，这是一个值得向他取经的人。他住乡村，见天地，写众生，一草一木皆可读，只因深爱这片土地。因为深爱，他把自己种植了进去，用热爱和充满敬畏的耕耘，将自己成长为一株最亮的景。

杨绛先生曾说：“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当看过四季，见过风云，才发现我们要见的美景，就在身边。亲近乡村，敬畏土地，是要我们见的最扎实、最广阔

有趣的灵魂深处总有一条清澈的河

——漫谈安心《走过四季》

□润林

细读《达州晚报》4月24日第六版刊登的《走过四季》组诗，让人颇有感触：有趣的灵魂深处，总有一条清澈的河，在对人生世相的透视中，发现并创造出美好的诗意。在这个多少有些崇尚繁复修饰与艰深隐喻的时代里，安心的《走过四季》以一种近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姿态，探寻着一种现代汉语诗纯真诗性回归的可能。《走过四季》组诗以一种素朴、沉静

者借“古典的雪”“白马”“长安”等意象的组合，吐露了自己对古典美的向往，以及二者之间互相奔赴的渴望。

安心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于小诗，截取生活中某个小小的截面加以剪辑，呈现出“细微生活宏大奇”的特征。《灵魂深处的河》借心灵中河的流向探寻生命的归宿，《花的魂魄》借逃离花店的花朵诉说对自由、生命力的渴望，《白露》写第一滴白露落下时个体对人生世相微凉的独特感受，《物色》中由冬季来临时萧瑟中红得热烈的柿子倾吐生命的火热与坚韧。在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进行剪辑时，安心有着敏锐的艺术觉察力。《白露》中，第一滴白露落下来的时候，万物都在自顾自地悄悄生长，而“我”却从中察觉到了生命里的那一分微凉；《看一场雪》中，“我”想去看一场富含古典意味的雪，而那场雪竟也心有灵犀，从唐朝的长安，同一匹白马一起出发，无论美还是爱，都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双向奔赴。长期从事摄影工作的经历，使安心对于色彩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第一滴白露落下时，应是夜深人静的时刻，天地一片灰暗，万物都在冷色调的笼罩下秘密生长；冬日渐深，不少生命走向消歇，一片枯黄中孤零零的一树红色柿子，以万黄丛中

的一点红诉说着生命的顽强与皮实；自唐朝而来的白雪与白马，以洁白投射出追寻的纯净。

优秀的诗歌作品中，时常蕴含着深沉的生命关怀与使命意识。《走过四季》组诗中，充盈着对生命的温情观照。《灵魂深处的河》借心灵中河的流向探寻生命的归宿与自我的确认；《花的魂魄》中以花魂写人魂，借逃离花店的花朵倾吐了女性个体对自由、野性、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白露》中，“我”的清醒感知与万物的没有觉察形成了对比，“生命的微凉”里有季节的变化，更有对世相的深刻觉醒；《看一场雪》中，借“我”和雪自不同时空出发的双向奔赴，传达了对爱和美的独到认识与热切向往。透视《走过四季》，我们不难发现安心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清明”“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两个，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唐代是中国文化的昌盛之时，唐朝的雪这一意象中具有浓厚的古典之美，“我”想看雪的同时，雪也在期盼“我”，二者的互动中有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努力。

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歌是内视点的文学，情感表达是诗歌的重要作用，做到表达时的节制需要艺术的自

觉与淬炼，这是一种品格追求，更需要不懈地提纯、修炼。在略显浮躁的生活中，安心的诗是素净的，她在沉静的感悟中不断探索着生命体验的美学转化，在有限的词与物中打开进入无限世界的大门。《走过四季》中，我们可以看到表达的真诚与简约：灵魂深处的河，穿过人群和重山而最终流向旷野，我们不难从中读出对生命纯度、广度、厚度的探寻；离开花店逃向山野的花朵，在于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也在无惧风雨和尘埃的考验与磨砺；白露时节，没有察觉到生命微凉的万物之外，有一个身为“局中人”却清醒着的审视者。安心的诗作纯净又富有余味，这余味来自感情的真挚，也来自表达时的克制，诗人深语“以少为多”的艺术法则，让情感与思想在语言的留白处悄然生长。

《走过四季》之所以能够给人以感动，在于其回应了喧嚣时代里的隐秘精神需求：在碎片化生存状态中发现存在的整一性，在即时性的感悟中触摸生命的永恒感。穿越人群、重山的清澈的河，逃离花店、拒绝精致包装的花朵，在万物的无意识中察觉出生命存续中的微凉，与一场从唐朝长安穿越时空而来的雪的双向奔赴，都是对独特生命体验的把握与表达，都是在诗歌中与生命的相遇和照亮。